

朝向“未封”的境界

——李浩作品读札 □杨 辉

李浩申论中国古典之圆融思维,以“为己之学”为核心伸张个人之生命之理想,并重启庄子心仪之“未封”的境界,目的当然不在于做学术和精神的“自了汉”。而包含着自悟悟他的目的,“写下这些散碎文字,希望能立在纸上而不是卧在纸上,以印证故籍神皋与清风明月在迷茫中曾给予我的那一份萧散与从容”。秉有如是境界的文字,在呈现个人修为的同时,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为读者指明了道问学的“上出”之路。

在《怅望古今》自序中,李浩述及其散文随笔的写作,起因于临近不惑之年所感受到的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怅惘。所治学问与个人生命实感经验的隔膜甚或分裂,为“怅惘”生发的原因之一。个人身在宇宙四时流转之中,所体会的时间的流逝与生命易朽在渐近中年之际变得格外强烈。即便在古代典籍中浸淫既久,一当面临个人日常经验之顺逆、离反的处境,却常有精神无所依傍之慨。有心追慕先贤纵浪大化之中,不喜亦不惧之境,却难免有知易行难之叹。此情此景,在古人或属稀见,近世则所在多有。学问辞章既无涉于个人之在世体验,亦不以自我生命之通达圆融为目的,是为现代学问弊病之一,李浩无疑对此多所会心。基于此,虽在晚近文化人中,就学识而言李浩服膺胡适、陈寅恪、钱穆、熊十力诸公,但在辞章上却更偏爱梁实秋、余光中、董桥数家。后数家运思用笔的自然洒脱,其经世之念与生命感怀俱入文字之中,于个人心性才情之伸张上不遑多让。用情运笔虽未必阔大,但文字背后却不乏俯仰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基于同样原因,李浩发觉“老杜让我们感动的既有清词丽句,还有悲天悯人。”民胞物与’四个字也不能涵括他,他还有旧时月色,还有古圣先贤,他们也为他们流出许多深情的老泪。”旧时月色,古圣先贤,乃为老杜作品之性灵所致,亦是诗人个体情感之外化。如董桥文字“表面暗香浮动,内里却一片招魂声”,推而广之,“健康典雅的散文应该有血色,有肌理,有弹性,有气脉贯注其间,有神韵隐伏其表”。尤为重要的是,还要“有疼痛感和创伤感”。由“个人”而推及“天下”,原本即属古圣先贤道问学之要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不离弃“事功”,却对“有情”之生命颇多眷顾,是为李浩作品之志趣,亦是其用情用心处。

是故,其作品似因“闲”心而起,却并非“填闲”或“帮闲”,而是以对迫切之现实问题的切己体察做底子。收入集中的近百篇作品绝少花鸟虫鱼、吟风弄月之闲情逸致,多有陈仓暗度、借此喻彼之“隐微书写”。《我之大学教育观》《钱学森难

题别解》《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诸篇即属诛心之论。所涉问题均为当下教育界及学界之重要问题,基于较为复杂之现实原因,对此类问题条分缕析虽未必玄奥,但难于直言之处甚多,其间之闪转腾挪借此喻彼之处,更见作者“佛陀愿”、“老婆心”般的文化坚守和情怀。举凡历史、时代、教育、世道、人心,诗与史,情怀与担当,文学之境界诸多问题均多所发明,且不乏对时代习见经验的“冒犯性”。一如王尧先生所论,“如果深味,李浩的文章其实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内敛中藏锋芒,平静中亦有几分狂狷。”此种张力,“源于李浩的写作始终贯穿了一种冲突,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物欲的落差中所形成的冲突”。如是种种,为李浩作品“实”的一面,即直接切近现实之处。此种“实”,自然以“虚”为鹄的,“虚”也并非“务虚”或凌空蹈虚,而是由“实”升腾出的别样的境界。“实”与“虚”之互证,庶几近乎孔子所谓的“下学上达”。“下学”以明通人事,指向广阔之生活世界;“上达”则在契证天道、天德,朝向精神的超迈之境。而“天道所显发的生生之德,与我心所固有的生生之仁,自然在人的自觉实践中契应通合而为一”。“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交相互证,逐渐形塑全然不同之文化人格。

个人的生命亲证与“天地有大德曰生”之生生不息之义的契合,亦可指向庄子所说的“未封”的境界。即世界未被“人智”搅扰的浑然与整全的状态。而追慕“未封的境界”,如叶维廉所论,为中国古典传统美感视镜之基本特征,一开始即超脱分析性与演绎性。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即并不以亚里士多德以降之西方批评重理性,因循逻辑分析之运思方式为要务,而希图对天地自然浑然整体之品质的仰观俯察和慧心妙悟。认信“封(分辨、分析)始则道亡”,“不为混沌开窍”。基于对浑然整一之思想方式之通会,李浩并不赞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之《中国美学史》卷一《庄子的美学思想》中对“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分析,以为其有悖于庄子大美不言,大道不称,明法不议,成

理不说,惟圣人无为,大圣不作,方能观于天地之要旨。论者所以有如是读解,与五四以降所形成之以西例律我国思想之传统密不可分。如是运思,与中国古典美学之志趣相去甚远,难免形成对后者独有思想及精神品质的遮蔽。不独庄子有“筌”与“鱼”、“蹄”与“兔”、“言”与“意”之辩,禅家亦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意。经由对马祖道一大师生平行状之详细考辨,李浩尝试以“言语、形状”引领读者体悟“玄旨”,且以为如能“步入澄明圆融之境”,即可“弃筌舍舟,相忘于江海”。正以此境为参照,李浩指陈艺术欣赏中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之局限,而以“非逻辑”的类如禅悟的心境切近生命的本然状态,从而纵浪大化、与物浑同,得天地自然生生不息之妙旨。而希求此一境界,要在学问通达。此一“通”字,首先即在于“人生境界上的通透参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惟有“大格局大判断大气度大智慧”,方可望精熟某一门技艺,且悠游其中渐至“技近乎道”。学问之向上的路径,要旨亦在此处。此境约略相通于冯友兰所发见之儒家哲学之“天地境界”。刘再复从《红楼梦》中意会到王国维所说的宇宙境界,庶几近乎“天地境界”。其佳处直达“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境。而是否明了此境,端赖个人“觉解”之层次。“觉解”之形成,又与思想向何种精神脉络敞开密不可分。细读李浩对“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本义的重解,以及其对“不介入、不践踏、不蹂躏、不扼杀自然界的生命,不分解剖析自然界,保持自然界的独立完整”,且面对自然,充分主客,与物浑同的文化姿态的阐发,可知其运思,相通于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所发明之“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的经典诠释的方法,即不以晚出的观念,规训先在的思想,使后者的奥义可以从容发挥且略有滞碍,尽力切近古人思想的本然状态。此种思维当然别有所指: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洞幽发微,其要在于超克西学观念之弊。中国古典思想之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即以此为基础。李浩多次强调“圆整思维”,用意即在此处。“圆者圆融立体,整者整体全



局。倡导圆整思维是反对线性思维,建立复杂的立体思维。”因为“开始与结束互相衔接,形成一个圆的循环,故无所谓起点与终点,在螺旋式上升运动中,起点与终点会被淡化、虚化”。此为《周易》思维之精神延续。由此延伸之历史及文化观念,自然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发展观。历史的发展,亦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其中不乏循环往复之处。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说亦近乎此。但此说之根本起点,仍在《周易》,包含着尚需深入领会和阐发的意义。

凡此种种,均依赖个人之悉心妙悟和洞幽发微。此亦为儒家“为己之学”之核心意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成己与成物,在根本意义上仍需回到个人精神的自我完成。即如杜维明所论,“修身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如下观念:即自我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将其感觉伸展到不断扩大的互相联系网络中,永远向外部世界学习”。就此而言,“格物”之义,即不仅至于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研究”,还应包含在此过程中自我



的转化,即“‘格物’就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以及周边世界而探索自然现象与人类事务。”此中包含着“自我”与“世界”的互证与互动,包含着精神不断“上出”的可能。“为己之学”大致相当于皮埃尔·阿多所说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其要旨并不在于对生活世界的条分缕析从而形成一整套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而是藉由个人精神与外部世界的交相互动,成就一种人生的宽容博大之境。李浩将“圆整思维”、“超越立场”、“成己成人”、“顺天致性”、“先识后艺”、“汲古开新”、“参赞化育”等等作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且勉励后学发大愿、怀慈悲、守诚信、重实践以为学问“向上的路径”,进而实现人生境界、知识百科、治学门径等的“打通”,根本用心即在此处。

如李浩所论,身在天地之间的个人生命伸张之局限处,恰为文化之意义所在。“从禅宗哲学角度来看,义理的研究仍不过是言筌,如能跳脱出来,以平常心参悟大千世界,那么收获的可能不仅仅是学术,而是使人智慧达致更高的境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无言独化,饮之太和。”李浩申论中国古典之圆融思维,以“为己之学”为核心伸张个人之生命之理想,并重启庄子心仪之“未封”的境界,目的当然不在于做学术和精神的“自了汉”,而包含着自悟悟他的目的,“写下这些散碎文字,希望能立在纸上而不是卧在纸上,以印证故籍神皋与清风明月在迷茫中曾给予我的那一份萧散与从容”。秉有如是境界的文字,在呈现个人修为的同时,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为读者指明了道问学的“上出”之路。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雏凤奋翼竞清声:庞羽片论

□沈杏梧

庞羽的文学是苦的文学,是黑的文学,聚焦的是一个个令人哀伤心寒的故事,打捞的是大变革年代中国社会那些被碾压的、流血的生命碎片或精神残渣。小说中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痛楚而绝望的形象,是新时代语境下真实的底层肖像。我想,从这个层面来说,庞羽的这些小说没有为我们这个时代涂脂抹粉,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底层精神图景。



庞羽

庞羽是一个初具声名、尚在成长中的江苏青年作家。她今年只有25岁,而作为小说家的职业年龄已有10年。在作家群落并起或迭代的文坛江湖,庞羽目下尚栖身在“江苏作家”、“90后作家”的地域标签或代际大旗下。但作为个体的和具有独特文学面孔的庞羽,她的未来是可期的。庞羽是名副其实的“文二代”,其父是著名作家庞亮亮。父亲的文学身影,以及如山的文学资源是庞羽走上文学道路不可或缺的因素。

负笈南京求学的几年,面对文学,她像一个饥渴的旅人投身于绿洲中的饮池,补着自己的知识结构。正是这种求知若渴和高强度的自我修行,才有了近几年《真草千字文》《一只胳膊的拳击》《福禄寿》这些令人讶异的深邃之作。

庞羽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小说,从主题学或是题材角度看,大致分为“青春物语”和“生的寂寥”这两类。第一类是所谓青春写作,以儿童视角或童年叙事讲述童年的趣味、成长中的危机。比如《真草千字文》《树洞》《橘的粉》《我们驰骋的悲伤》《操场》。庞羽的这些“青春写作”,没有写校园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情爱萌动和风花雪月,而是以“伤害”“疼痛”作为核心要素,呈现出一幅残酷的青春景观。《树洞》中“我”被无所事事的成子强暴,哥哥耳朵失聪,“我”继而得重病死去;《我们驰骋的悲伤》离家出走的弟弟沦为杀人犯;《橘的粉》写了一个天津爆炸案中失去儿子的叔权,由于丧子之痛,绑架了9岁的敏玉,继而剜去了孩子的眼睛。在这些青春叙事和童年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奶奶的星星》《白色鸟》这样温婉轻盈、富有诗意的童年和青春,成人世界的危机性人格和暴力行为是小说的叙事重点。《佛罗伦萨的狗》是一篇给庞羽带来不少声誉的

小说。这篇小说采用私小说的手法叙写青春期早熟少女对男性的种种臆想以及叛逆之举。“我”似乎迷恋小说中的每一个男性,与大叔展开不伦恋情,吻男医生,除此,哥哥的笑声、林老师的声音、弹吉他的男孩子都成为这个问题少女的牵挂和思念。甚至,面对猥亵她的流氓,她也不逃避,反而主动迎合。庞羽通过这种略显病态的少女肖像,呈现了青春期的纷乱和迷狂,这种理性失范、情欲纵恣令人如此担忧,但何尝不是青春年代真实而隐秘的情感之流?《真草千字文》是一篇写得像诗的小说,青春期小儿女们的情感世界,迷乱抑郁伤感,通篇弥漫着一股感伤气息。小说的特点是不以叙事见长,在抒情中插入叙事,从类型上属于成长小说,“我”与敏学长、宋先生之间的复杂情感以及我对姐姐无时无刻的怀念构成一条主线,敏学长与众多女生之间的多头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小说引入“真草千字文”及书画家宋先生的现身说法,意在让书法精神成为一种精神资源,以此点亮青春期的迷惘的小儿女。

在写作伊始把童年、青春作为写作资源或是小说世界的取景地,这几乎是很多作家起步阶段的特点。不同的是,“90后”作家这种写作上的“青春期”非常短暂,在对青春往事稍作驻留后很快转向了更为开阔的后青春题材写作。这似乎是很多青年写作的共同轨迹。从心路历程来看,尽早挣脱青春文学的标签,告别小儿女式的文学情态,是青年作家的一个隐秘心理。实际上,这也是青年作家成长和攀升必须要经历的一次自我否定:始于青春往事和个体吟哦,继而朝向更广阔的现实和想象。在既往批评史上,评论家对于“70后”、“80后”包括“90后”作家写作的诸多诟病中,常见的一个断语是由于人生经验的不足和非亲历者的叙事身份,致使他们笔下的历史和现实缺少深度和质感。但实际上,由于世界文学经验的共享、信息化语境量子观时代知识的层叠与急速更新,尤其是广袤芜杂的当下社会现实资源的堆积,这几代作家成长的周期极大缩短,人生体验的不足和历史经验的匮乏对于写作的掣肘,已然不那么致命。乔叶的《认罪书》、路内的《花街往事》、张悦然的《茧》、徐则臣的“北漂系列”在历史和现实维度的成功书写以及普遍性的赞誉已说明了这一点。在庞羽的写作中,我同样看到这种写作的“跃升”和“突变”,以及这种变化寓

含的庞羽式的写作美学和母题选择:在完成对个体精神寻踪或青春自传式的写作后,庞羽很快将笔触伸向了人们困境式的生存和精神性的悲剧中。

这种生存困境叙事构成了庞羽的第二类小说主题。这类叙事以人的孤独寂寥和生命的残忍作为核心内容,这类小说有《大S同学的秘密生活》《喜相逢》《福禄寿》《到马路对面去》《我是梦露》《一只胳膊的拳击》。这些小说突破校园题材和青春主题,以冷静的笔调书写没有诗意的生活,写出生活的残忍和无助。《一只胳膊的拳击》里的祁茂成是一个提前退休在家的中年男性,拮据的经济,紧张的夫妻关系,女儿的学业和成长构成了他的“家庭图景”,他眼里的同学是成功和光鲜的。在灰暗的现实中,他的世界还有一些亮色和期许,比如,女儿的上学与前途,曾经暗恋的女神蒋玲凤,都是自己心底的温柔和美好。但庞羽是想把生活撕开,把生活的底子呈现给我们看,生活的真相与底色究竟是怎样的?原来,他的那些老同学外表光鲜、成功、儒雅,而本质上跟他一样都是“失败者”。更为惨烈的是:他悉心呵护的女儿,不但不成才,反而玩世不恭地当着歌女;“女神”在世俗中堕落成“白天畅饮,夜里宿醉”人尽可夫的风尘女子。老之将至的祁茂成,你为什么活得这样不堪而绝望?年轻的庞羽,让祁茂成把生活活成了死胡同,现实空间和精神愿景都走进了无望的黑洞。没有出路,就是祁茂成们的惟一出路。

令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福禄寿》——这几乎是一幅关于知识分子的晚年颓唐史。成果等身、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华玉卿晚年丧妻,下身瘫痪,儿子远在国外。保姆元嫂一家寄居其家。按理说本可颐养天年了,但华教授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元嫂的丈夫偷教授的金奖杯,女儿马兰色诱教授并觊觎华教授的家产,华教授毕生的心血被自己的学生推翻。当华教授识破元嫂一家的真面貌试图解雇元嫂时,遭到了元嫂的报复。最终华教授孤寂地死在自己的屋子里。在华教授的悲剧中,施虐的主体是鲁迅所说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元嫂、元嫂的丈夫和女儿,华教授的学生无疑都充当了这个杀人主体。华教授善良热情,为华嫂的老公找到了保安的工作,积极为元嫂女儿介绍对象,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背叛”了教授。贪婪阴鸷的人性令人愤恨,颓唐孤寂无助的老年困境令

人动容。

庞羽的小说世界是阴郁的,人如因徒殷苟延残喘或静寂虚耗。她的小说活中跃着卡夫卡式的K、格里高尔,有着奥康纳《好人难寻》和余华《活着》式的死亡,而在文学的母题上大多是伤害,这点像极了她的同乡名家毕飞宇——在她的文学历程中,后者几乎是她的文学之父。庞羽说,优秀的小说家会用很强的臂力撕开人性的幽暗之洞。对于20多岁的庞羽来说,能够写出这些人性图景和生命真相,体现了超出她的年龄的冷峻、残忍。从写作手法来看,这种对日常生活图景的写作非常类似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二者都是忠实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注重写出生活的那种“毛茸茸的状态”。但庞羽的写实小说与新写实又有不同,新写实小说的人物在琐碎、悲剧的生活中挣扎着,他们为“活着”而活着;但庞羽笔下的生活更为残酷、更为痛楚,人活着是没有希望的,倍感压抑和痛苦,以致小说中的自杀或自我毁灭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比如《到马路对面去》中的董大婶、《我是梦露》中的梦露和刘邦、《大S同学的秘密生活》中的大S;不少人在是死亡边缘徘徊的,比如文珊、坤叔、孙天鸿。这种“生的痛楚”布满了大多数篇什。细细想来,庞羽的文学是苦的文学,是黑的文学,聚焦的是一个个令人哀伤心寒的故事,打捞的是大变革年代中国社会那些被碾压的、流血的生命碎片或精神残渣。小说中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痛楚而绝望的形象,是新时代语境下真实的底层肖像。我想,从这个层面来说,庞羽的这些小说没有为我们这个时代涂脂抹粉,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底层精神图景。

庞羽是勤奋的、低调的、宁静的,她静静地在那个小城生活,编织着自己的文学梦。庞羽的文学是好看的、悲壮的、沉郁的,她欣赏的是与生活肉搏式的小说世界。不与生活和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写作姿态,这种金刚怒目的文学是如此令人惊骇,而又如此令人着迷、引人深思,这是庞羽文学的魅力。雏凤羽翼尚未丰满,但已初显绰约丰姿和清亮音色。文学是寂寞的事业,写作是孤独者的自我救赎。在生活里坚守文学,在文学里探究生活,如此经年,雏凤终会长大,终会发出更加清越的铿锵之音。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